杨荫浏与其中外师友

○新西兰　宫宏宇

摘　要　学界谈到杨荫浏的求学历程时，一般都会提到颖泉、阿炳、阚献之、朱勤甫、邬峻峰、王云坡、吴畹卿、郝路义、刘廷芳、范天祥、杨宪益等对杨荫浏中西文化知识、音乐技能及修养的影响。但杨荫浏与其中外师友的影响并非只是单向的，而是相互的。本文即以杨荫浏与郝路义、爱希罕姆、费佩德、葛星丽、杨宪益之间的互动为例，来凸显其与中外师友之间的相互影响。

关键词　杨荫浏　郝路义　爱希罕姆　费佩德　葛星丽　杨宪益

DOI:10.16230/j.cnki.yyxb.2017.02.001

前　言

2008年，周颐在其提交给中国艺术研究院的硕士论文中谈到杨荫浏的研究现状时，注意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那就是杨荫浏与其中外师友的交往，及其相互影响的问题。特别是他早期师友对他最终选择音乐为业的决定性影响。①张振涛在其新近发表的《杨荫浏与四大知识群体》一文中谈到杨荫浏的社会交往与其学术成就的关系时，也提到"从其人生历程的纵向坐标延伸至横向坐标，可以看到他所接触的人物的基本价值取向，从而可以通过这些人物梳理他的生命主脉"。他甚至断言"杨荫浏的运气就在于接触的人物大多是时代精英，因而获得了良好的教育和坚定的信念"②。与杨荫浏有过接触并有过合作的西人，以年代为序有美国圣公会传教士郝路义（Louis Strong Hammond, 1887—1945），美国小提琴家、作曲家、乐器收藏家亨利·爱希罕姆（Henry Eichheim, 1870—1942），出生在杭州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家庭、后来成为教育家的费佩德（Robert Ferris Fitch, 1873—1954），美国卫理公会传教士、南京金陵神学院教授章文新（Francis P. Jones, 1890—1975），杭州圣经学院牧师铁逊坚（W. R. O. Taylor），美国浸信会传教士、金陵女子大学音乐系教师葛星丽（Stella Marie Graves, 1895—1968），美国美以美会传教士范天祥（Bliss Mitchell Wiant, 1895—1975）等。此外，杨荫浏同基督教圣诗翻译专家、燕京大学心理系创办人刘廷芳（1891—1947）一起主编过宗教月刊《真理与生命》中的《圣歌与圣乐》专栏，合写过《中国信徒对于圣歌中几个称谓此的主张》等文章。《普天颂赞》中，他与刘廷芳合作翻译、修订的赞美诗多达210首。③杨荫浏还同刘廷芳、丁燮林（1894—1973）学过高等物理和音响学。④20世纪40年代，杨荫浏与翻译大家杨宪益（1915—2009）以及有"民国时代的最后一位才女"之称的张充和（1914—2015）也有过互动⑤，也曾为基督徒将军冯玉祥（1882—1948）创作的圣歌配乐。此外，杨荫浏似乎与远在德国攻读音乐学的王光祈也曾有过书信来往。⑥

杨荫浏的这些中外师友在他成长的道

路上无疑起到了非常重大的作用，正是由于有了这些中外师友，从未跨出过国门的杨荫浏才能够做到在学术上“学贯中西”。但杨荫浏与其中外师友的影响并非只是单向的，而是相互的。本文即以杨荫浏与郝路义、爱希罕姆、费佩德、葛星丽、杨宪益之间的互动为例，来凸显其与中外师友之间的相互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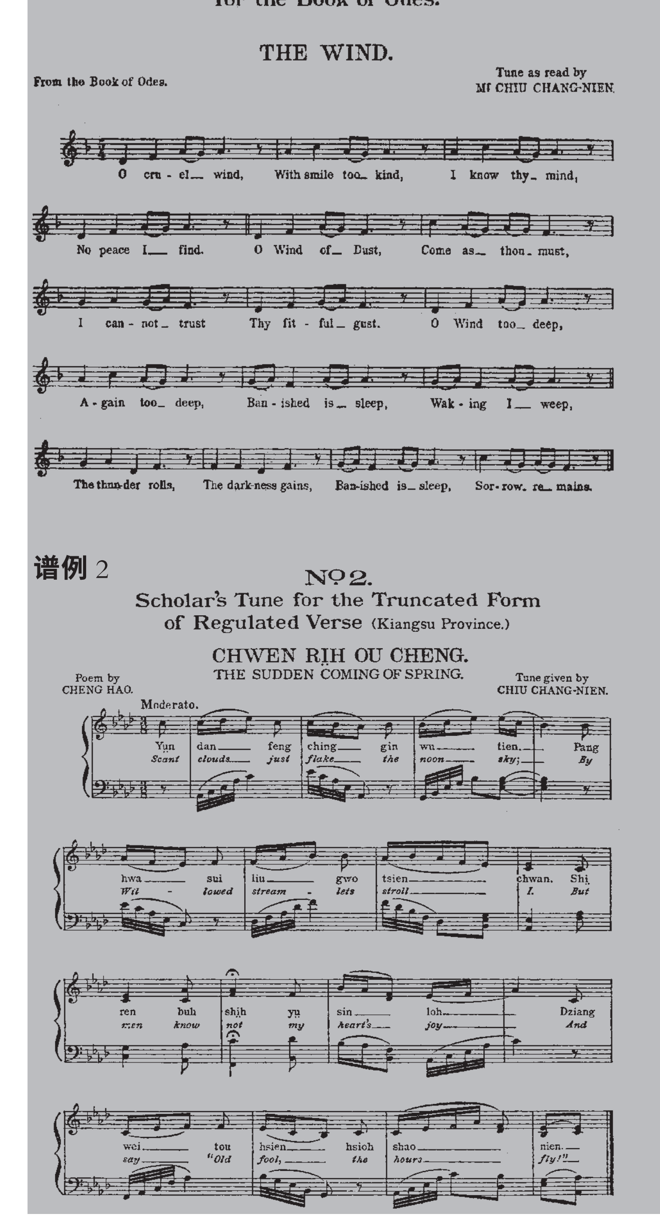
一、郝路义（Louis Strong Hammond, 1887—1945）

以上提到的与杨荫浏有过交往的西人中，对杨荫浏影响最大且最深远者无疑是1913年9月27日抵华的美国圣公会传教士郝路义（见图1）。有关郝路义在杨荫浏早期生活及后来音乐研究生涯中——特别是基督教圣歌编辑——的重要性，国内外学者凡是有关杨荫浏的论著都已涉及到。[⑦]但是目前可见的著述一般都提到郝路义的伯乐眼识、郝氏对杨荫浏的母子之情、郝氏对他音乐潜能的挖掘及悉心培育、以及郝氏对将他“培养成宗教音乐家”的最终期盼。的确，杨荫浏早年读英语、学弹钢琴、学视唱练耳、攻西洋音乐技法、皈依基督教、1928年任“中华圣公会统一赞美诗委员会”最年轻的委员、后来辞职专事赞美诗编纂、撰写基督教音乐的论文等，无疑都是郝路义直接影响的结果。[⑧]张振涛就认为是“郝路义让杨荫浏的知识结构产生了质的变化”[⑨]。有的学者甚至认为郝路义对杨荫浏的影响，已远远超过西方音乐知识的传播，西洋作曲技能的传授，及心路的指点。“杨很可能因为郝路义而得到家庭的支持，光明正大地学习音乐，又因郝路义走上职业音乐家的道路。”是“郝路义、爱希罕姆、范天祥等外国人给了他用世界眼光看待中国民族音乐的视角。正是在不断的探索和碰撞中，最后逐步形成杨荫浏自己的学术思想体系，《国乐前途及其


图1

照片来源：EunicTietjens Papers, The Newberry Library, Chicago

谱例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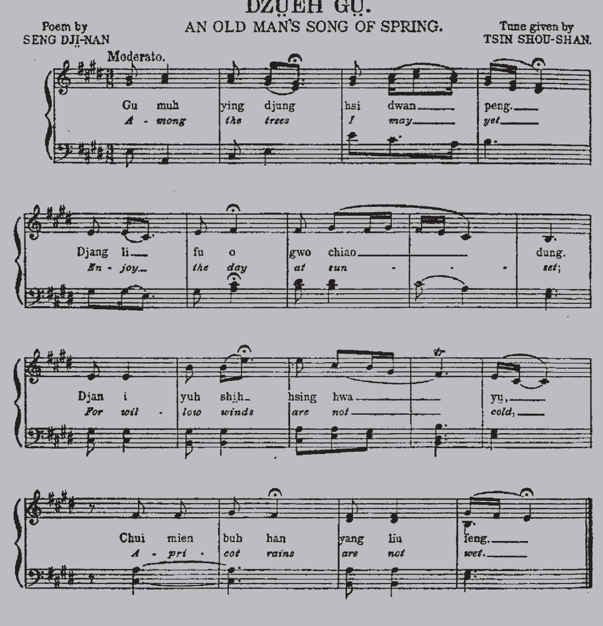


谱例2

谱例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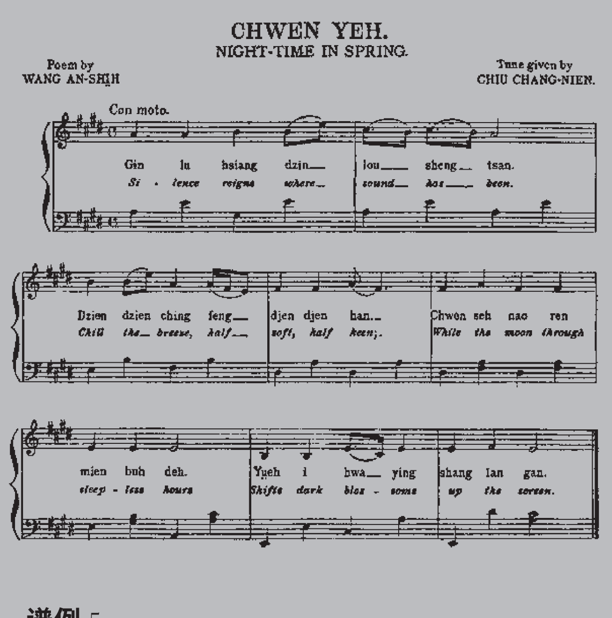
No. 3.
Scholar's Tune for the Truncated Form of Regulated Verse (Anhui Province.)

DZUEH GU.



谱例 4

No. 4.
Lady's Tune for the Truncated Form of Regulated Verse.



谱例 5

JESUS CHRIST THE SAVIOUR: PALM SUNDAY

55 Ride On! Ride On in Majesty

ST. DROSTANE

Henry Hart Milman, 1791-1868 John B. Dykes, 1823-1876

1. Ride on! ride on in maj - es - ty! Hark! all the tribes ho - san - na cry; O Sav - iour meek, pur - sue Thy road With palms and scattered garments strowed.
2. Ride on! ride on in maj - es - ty! In low - ly pomp ride on to die; O Christ, Thy tri - umphs now be - gin O'er cap - tive death and con - quered sin.
3. Ride on! ride on in maj - es - ty! The wing - ed squad - rons of the sky Look down with sad and wond'ring eyes To see th'ap - proach - ing sac - ri - fice.
4. Ride on! ride on in maj - es - ty! In low - ly pomp ride on to die; Bow Thy meek head to mor - tal pain, Then take, O God, Thy power and reign. A - MEN.

Alternate tune: TRURO, No. 513

研究》是这一体系形成的标志”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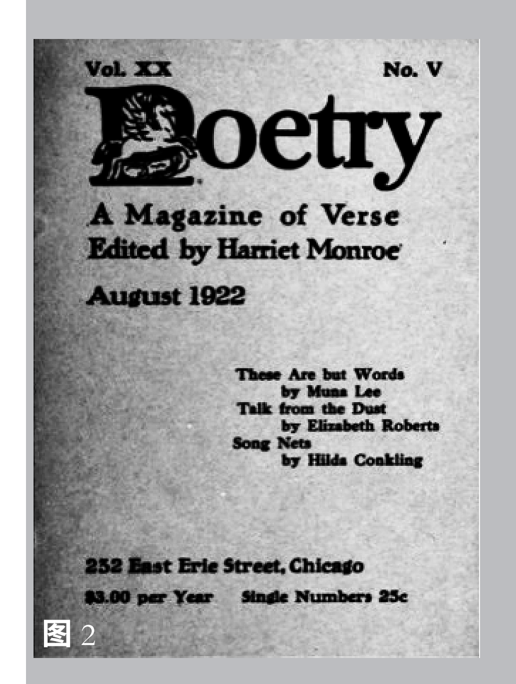
更重要的是，郝路义对杨荫浏的影响还表现在如何对待中国本民族音乐传统的态度上。杨荫浏自己在郝路义 1945 年 7 月 12 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病逝后所写的一篇文章中就曾回忆说：“郝母虽教人西乐作曲，却极力主张中国人应研究国乐。”⑪其实，郝路义不仅仅只是提倡中国人应研究中国本民族的音乐，她自己从 20 世纪 10 年代初抵华伊始即开始研究中国文化，特别是诗词歌赋。与此同时，她也开始了基督教音乐文化中国化的尝试。郝路义对中国音乐文化的醉心程度，杨荫浏深有感触。用他自己的话说，郝路义“在中国三十之久，是对中国人研究国乐最热心、最持久、且最有力的一位”：

全国基督教会编订联合圣歌集《普天颂赞》之时，郝母与前燕京大学音乐系主任范天祥（Prof. Bliss Wiant）为主张采用中国风曲调最有力的两位。其言曰：“音乐诗文，非同科学；通乎国俗，而贯乎民生；出乎灵性，而动乎感情；随历史之俱来，因生活而演进。逾淮植桔，失其本然；徒守西乐之成型，甘弃本来之面目，则形骸虽具，实质必虚；步武外人，难言创作；终且曲异情乖，国内不协兆民之耳，拟音维肖，世界不闻独到之声。谓可长此进展，则吾不愿想象其将来之结果。”⑫

郝路义热衷弘扬中国本土文化的具体事例表现在几个方面：从 1913 年 9 月入华至 20 世纪 20 年代初，她主要从事基督教“新素歌”的创作及其在基督教在华教会的推广活动，并在西文刊物上介绍“新素歌”的概念和她与无锡文人所做的尝试；从 1922 年开始，她开始将其翻译的唐诗宋词在美国和英国的刊物上发表；她的有关海外中国诗歌翻译的评论也在国内

外的英文期刊上发表；20 世纪 20 年代中期，她开始尝试将中国古典乐曲改编成西洋器乐曲；20 世纪 20 年代末，她参与中华圣公会全国总议会《颂主诗集》的编纂工作，与杨荫浏等中外基督教人士一起，致力为全国圣公会各教区产生一部统一的赞美诗本；抗日战争开始后，她转而翻译抗战歌曲，同时也为中国民间歌曲填词；20 世纪 40 年代初，她再一次与杨荫浏合作，为冯玉祥创作的基督教圣歌配曲。

郝路义可以说是最早利用中国文人诗歌唱诵音乐进行基督教圣乐本土化的新教传教士。[13]郝路义初抵华土时不久就注意到无锡文人读书和吟诗的方式与基督教教会中早期所用的“素歌”（Plainsong）有很多相似之处，如具有单声旋律、多种调式、无需伴奏、不受小节线控制的节奏等特点。她认为与其将中国歌词生硬地配上现成的西洋曲调，还不如利用中国文人歌咏的韵律节奏，创作出一套适合中国教徒唱诵的“新素歌”。难得的是，郝路义在研究格里高里圣咏与中国诗词乐相似原理的同时，不忘虚心向中国文人（包括自己的学生）请教。如她向杨荫浏“学习中国诗词、音韵和昆曲”[14]，还与“少以文章闻名、工书法”的无锡文人裘昌年（1869—1931）[15]密切合作，共同探讨吟诗颂词之法。在郝路义的恳请下，裘昌年将基督教圣诗和祈祷文用词乐的方式一遍又一遍地唱诵，郝路义则把旋律用五线谱记录下来。他们的尝试卓有成效，在之后的几年间，他们不仅为无锡教会用的连祷歌都配上了乐，还为圣公会圣餐仪式创作了一整套“圣十字架弥撒”的音乐。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所创作出的音乐，是具有原创性的中国曲调。这些曲调并非只是已知中国旧曲的记谱或改编，而是实际意义上的再创作。[16]


Vol. XX No. V

Poetry

A Magazine of Verse
Edited by Harriet Monroe

August 1922

These Are but Words
by Muna Lee
Talk from the Dust
by Elizabeth Roberts
Song Nets
by Hilda Conkling

252 East Erie Street, Chicago
$3.00 per Year Single Numbers 25c

图 2

谱例 6

8. POET ABOARD

Words by Ernest Y. L. Yang
Translated by Louise Strong Hammond
Music by Stella Marie Grav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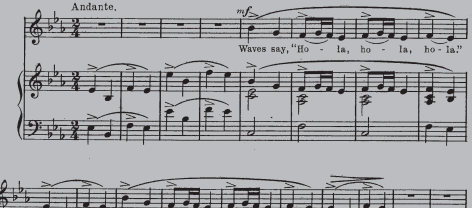
Original Melodi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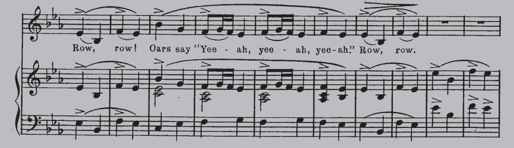
1\. These pitches are accurate. There seem to be many high tenors among the workingmen! Of course these are sung in a falsetto voice, in imitation, probably, of the old theater sty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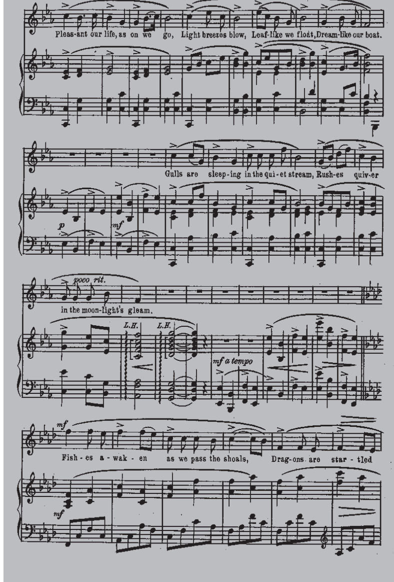
2\. "A very unusual labor song!" says Mr. Farle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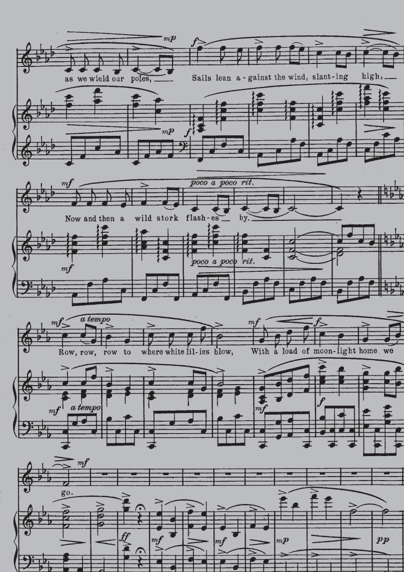
3\.

4\. Probably sung while raising or lowering the sails. Notice the extraordinary range in pitch of this tun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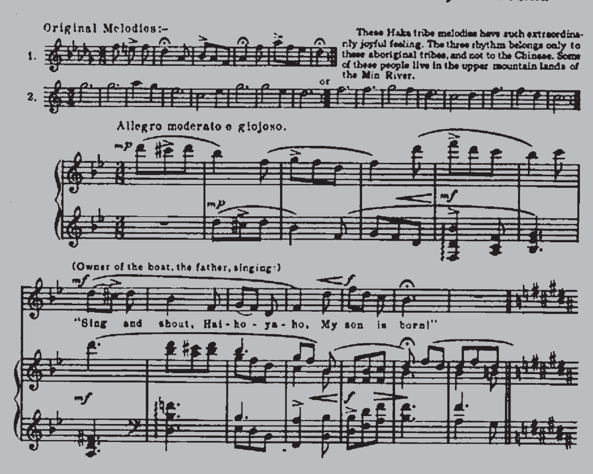








谱例 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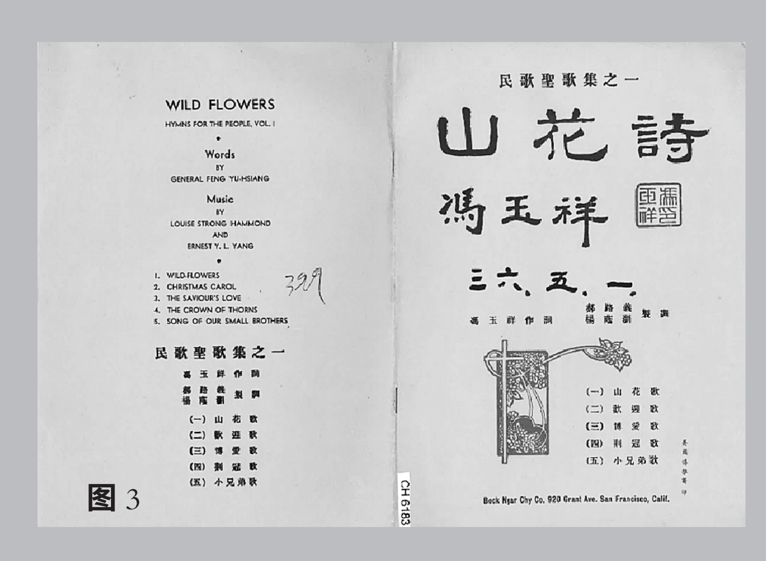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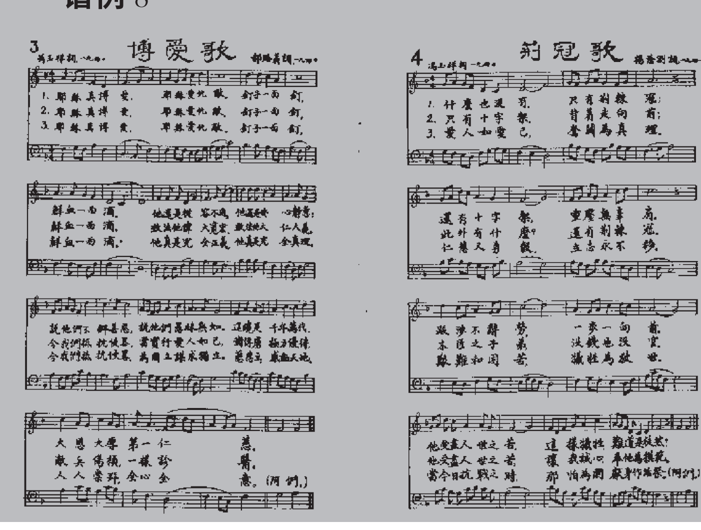


图 3

谱例 8



郝路义和裘昌年创作的这些“新素歌”，不仅仅只是纸面上的尝试，在实际生活中也得到了推广。这些圣乐起先只是在她所任职的无锡“圣十字架教堂”小范围使用，但不久就被别的基督教堂采用，到1920年，全国已有多所教堂采用他们的“新素歌”。郝路义显然对自己圣歌中国化的尝试非常满意，1920年初她就在基督教新教在华传教士的全国性刊物《教务杂志》上发表专门文章，详细介绍她和裘昌年等无锡文人创作“新素歌”的理论与实践。⑰同时，她也和英国汉学家和美国诗人一起介绍中国歌赋韵律与音乐的紧密关系。如在1924—1925年在伦敦出版的、由英国汉学家阿瑟·韦理（Arthur D. Waley, 1889—1966）编辑的《东方艺术与文化年鉴》一书中，她发表了专论中国诗词曲调与韵律的论文。文中除了她所翻译的九首中国古代诗词外，还再一次附上了由裘昌年等无锡文人吟唱、她记谱的四首谱例（见谱例1、2、3、4）。⑱

除了用中国文人吟咏的方式尝试创作基督教圣乐外，郝路义也是最早尝试着将中国古典乐曲改编成西洋器乐曲的西人之一。早在1926年5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就出版了她根据著名古琴曲编配的钢琴曲《梅花三弄》，1927年1月又出了再版本。⑲

郝路义和杨荫浏也合作翻译过基督教赞美歌。如在1929年，她和杨荫浏合译了英国人亨利·米尔曼（Henry Hart Milman, 1791—1868）作词、约翰·戴克斯（John B. Dykes, 1823—1876）作曲的《巍然乘驴歌》(见谱例5)。1926年杨荫浏在无锡县立初级中学任音乐教师时教过的学生钱仁康回忆说：“这首诗中对耶稣的谦卑、温柔、剧烈的奋斗、英勇牺牲的描写，给杨先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⑳

从小喜爱诗歌的郝路义也很热衷于中

国古典文学的翻译[21]，她所译的中国诗词不仅为海外汉学家认可，也受到了美国现代诗学界——特别是“意象主义”（Imagists）派诗人——的瞩目。由于其姐姐尤妮斯·娣简丝（Eunice Tietjens, 1884—1944）的关系，[22]郝路义早在 20 世纪 20 年代初就开始在美国著名的现代文学期刊《诗刊》（Poetry）上发表译作及书评。如 1922 年 8 月的《诗刊》（见图 2）就发表过她翻译的包括贾岛《寻隐者不遇》和王安石诗作在内的唐诗宋词五首。之后，她又在《教务杂志》以及《诗刊》上也发表了她关于克里斯托夫·莫利（Christopher Morley, 1890–1957）、艾米·洛威尔（Amy Lowell, 1874–1925）、佛罗伦斯·艾思柯（Florence Ayscough, 1878–1942）、小烟薰良（1888–1971）等所译的中国诗的评论。[23]

郝路义不但热衷于翻译和评论西方学者翻译的中国古诗，对中国现代新诗她后来也有所涉及。葛星丽 1946 年在一篇题为《中国的音乐教育》的英文文章中就提到郝路义抗日战争时期翻译的现代歌词曾被人引用。[24]1943 年，中国早期合唱事业的领军人物李抱忱（1907–1979）在纽约编辑出版的英文抗战歌曲集《抗战中国的歌曲》（*Songs of Fighting China*）中的 22 首歌曲中，有 6 首的歌词——《长城谣》《游击队歌》《出征歌》《嘉陵江上》《兵农对》《满江红》——是郝路义翻译的。[25]1946 年，葛星丽根据在福州协和大学任英国文学教授的美国汉学家马尔卡姆·法雷（Malcolm F. Farley, 1896—1941）历年所采集的闽江船工号子曲调改编创作的歌曲集《闽江船歌》（*Min River Boat Songs*）在纽约出版，其中由杨荫浏填词的第八首船歌（见谱例 6）也是郝路义翻译的。[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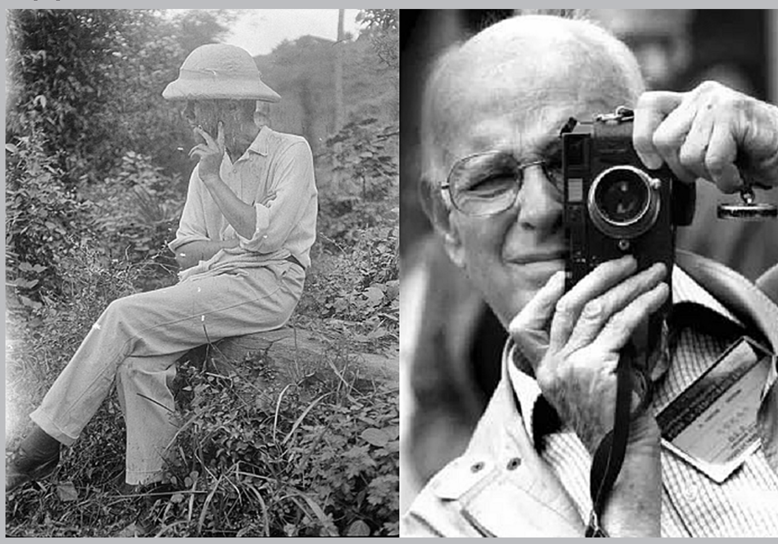
郝路义自己也曾为部分中国船工歌曲填

图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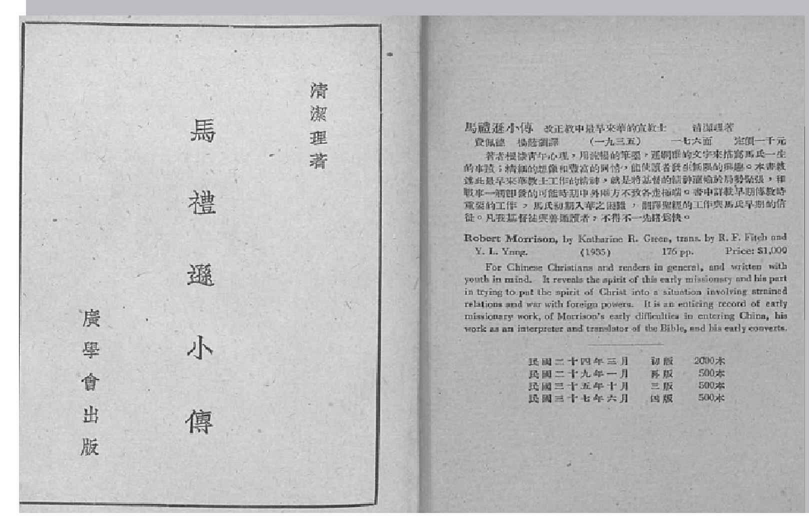
照片来源：美国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音乐系“亨利·爱希汉姆乐器收藏” http://www.music.ucsb.edu/projects/eichheim/main.html

图 5



照片来源：美国杜克大学图书馆“西德尼·甘博（Sydney Gamble）摄影专辑”

图 6



清潔理著

馬禮遜小傳

廣學會出版

馬禮遜小傳　改正教中最早來華的宣教士　清潔理著
費佩德　楊蔭瀏譯　（一九三五）　一七六面　定價一千元

著者根據青年心理，用流暢的筆墨，運用雅飭的文字來描寫馬氏一生的事蹟；精細的想像和豐富的同情，能使讀者發生無限的興趣。本書敘述此最早來華教士工作的精神，就是將基督的精神灌輸於局勢緊張，和戰事一觸即發的可能時期中外兩方不致各走極端。書中詳載早期傳教時艱難的工作，馬氏初期入華之困難，翻譯聖經的工作與馬氏早期的信徒。凡我基督徒與普通讀者，不得不一先睹爲快。

Robert Morrison, by Katharine R. Green, trans. by R. F. Fitch and Y. L. Yang. (1935) 176 pp. Price: $1,000

For Chinese Christians and readers in general, and written with youth in mind. It reveals the spirit of this early missionary and his part in trying to put the spirit of Christ into a situation involving strained relations and war with foreign powers. It is an enticing record of early missionary work, of Morrison's early difficulties in entering China, his work as an interpreter and translator of the Bible, and his early converts.

民國二十四年三月	初版	2000本
民國二十九年一月	再版	500本
民國三十五年十月	三版	500本
民國三十七年六月	四版	500本

图 7



照片来源：孙明经（1911—1992）摄

图 8

教會週年頌神歌詠

ANTHEMS FOR A CHURCH YEAR

图 9

教會週年頌神歌詠

ANTHEMS FOR A CHURCH YEAR

词，如以上提到的歌曲集《闽江船歌》中的第六（见谱例 7）、第七首的歌词就出自郝路义之手。

郝路义还在《教务杂志》上发表过报道赞美诗发展现状的《为原创赞美歌所举办的一次征集赛》（1929）等与诗歌和音乐有关的文章。此外，她还翻译出版过基督教文学作品和基督教人物传记。郝路义其他的译著仅笔者见过的就有她和别人译述的《新中国梦》（汉口：中国基督圣教书会，1937 年出版）、《传道斐洲三杰》（基督圣教协和书局，1920 出版）等。

郝路义不仅仅只是向杨荫浏“学习中国诗词、音韵和昆曲”㉗，她也和杨荫浏合作编辑、翻译圣诗。由于郝路义在基督教圣歌华化方面所做出的卓越的成绩，早在 1928 年中华圣公会全国总议会在上海开会的时候，她便被任命为特别委员会委员之一，负责为全国圣公会各教区产生一部统一的诗本，具体的职责是“负责乐谱方面的工作”。在郝路义的举荐下，圣歌委员会后来又特聘杨荫浏“在会内每日工作半日，从事工作”。事实证明，杨荫浏没有辜负郝路义的厚望。基督教圣乐史专家、曾任中华圣公会山东教区第四任主教的王神荫（1915—1997）在其《中国赞美诗发展概述》中就满怀崇敬地提到“杨君擅于文学与音乐，研究宋词元曲很有心得。当其从事修译圣诗之时，曾遍读新旧约全书，兼读注解。修译圣诗初稿，用油印分寄四十友人，征求批评，然后重加修改”。经过了三年的努力，该委员会于 1931 年出版了一本定名为《颂主诗集》的稿本，计圣诗 466 首，由江苏无锡协成印刷公司代印。㉘

20 世纪 40 年代初，郝路义再一次与杨荫浏合作，将“极虔诚而又平民化的基督徒”冯玉祥创作的五首“词句简易纯朴”的赞美

诗“配制曲调”以《山花诗》（见图3）为题，作为“民歌圣歌集之一”在重庆出版。

值得注意的是，《山花诗》的编纂再一次体现了郝路义圣歌本土化的理念。在该歌集的“前言”（写于1941年5月6日）中，郝路义和杨荫浏特意提到：

我们配制曲调，非但竭力求和中国音乐的神味，并且也从简易的立场出发，主调仅用中国曲调中占有重要部分的五音音阶。………为求音色的丰富起见，我们在主调以外，另加上一个与主调相互和谐，而可以与主调同唱的一个调子。这相和的两个调子，是根据了古代欧洲的一种作曲形式，所谓“两部对位法”（Counterpoint）写成的。我们觉得这种作曲方法，最能适合中国人的口味；第一，因为中国人对于旋律的美，特别注意，而两部对位中的两个音调，能各自独立，其旋律相当美丽；第二，因为在中国音乐合乐时的加花中，在中国民间歌曲与戏剧之伴奏与歌唱的自由变化中，原有着很多合理的对位成分。因此，我们以为曲调加上了对位，不一定会减少中国曲调的意味。

我们将两不对位的两个曲调（见谱例8），分写在线谱的上下两个音部上：主调写在上音部上，对位调写在下音部上。这种写法，对于风琴的伴奏，及男女两声的分唱，最为适宜；因为它们在线谱上，都可以找到准确的音位。但在仅有男声或仅有女声时，男声或女声各自分组，兼唱两调，也并不是不可能。男声分唱时，唱主调的，只需唱低八度；女声分唱时，唱对位调的，只须唱高八度好了。

二、亨利·爱希汉姆（Henry Eichheim, 1870—1942）

杨荫浏早期不仅与传教士有长期的交往，与短期来华的西洋乐人也有过接触。20世纪20年代初，杨荫浏曾为美国小提琴家、作曲家、东方乐器收藏家亨利·爱希汉姆[29]（见图4）担任过翻译。[30]这一接触虽然短暂，但对杨荫浏的影响却深远。从以下的叙述可以看出，爱希罕姆对中国民间音乐几近于“顶礼膜拜”的态度，直接引发杨荫浏后来学习和研究十番锣鼓的兴趣。

据杨荫浏回忆，1920年秋，亨利·爱希汉姆在“北京大学昆曲教师赵子敬氏介绍之于常州天宁寺之静波方丈，静波方丈复引之来无锡，问乐于天韵社社长吾师吴畹卿先生”。对美国客人不远万里的专程来访，“已年登耄耋”之年的吴畹卿（1847—1927）显然喜出望外，他除了“命社友轮唱清曲，弹奏古琴，和乐数阕之外，更广邀释道二教之乐人，为之专奏十番锣鼓于邑之公园。如是者数日”[31]。杨荫浏1984年在一篇英文文章中又一次回忆到：“音乐会每晚七点开始，持续两个小时。一开始我们演奏一个半小时的中国音乐，然后爱希汉姆先生在小提琴上演奏半个小时的西方音乐，爱希汉姆太太钢琴伴奏，他的女儿则为妈妈翻谱子。”[32]听过天韵社社员和十番锣鼓乐人的唱奏之后，爱希汉姆：

赞叹不置。曾著评文，登于沪上西文报章。以为节奏之变化，竭其能事；廖廖三数乐人，而乐调内容之丰富与美致，均能表达无疑，大非易事；自惜对于此道，为门外汉，虽能欣赏，所得不多。爱氏离华，不及一月又从印度致函吾师，谓绕梁之音，身虽异地，未易暂忘；决请其夫人及其女公子在印度暂待，子身遄返，再图把握云云。嗣有电至，谓已首途。爱氏于同年残冬，有来吾邑盘桓数日。[33]

爱希汉姆十二月再度来无锡，杨荫浏等专门为他：

召集了当地的十番锣鼓乐人演奏。音乐会从下午两点开始，几乎到晚间七点半才结束。我和他的一个美国朋友带他去火车站赶当晚八点半回印度的火车。在音乐会之前，我和他在他朋友的家里共进午餐，我问他为什么想再听十番锣鼓。他说在这期间的几个月里，他去了很多个国家，但是十番锣鼓给他的印象最深。他心里一直有个很强的欲望想再听听它。演出后，我问他的印象如何？他说了这番话：“仅有区区八人就可以创造出如此丰富有深度的音乐，这是我无法想象得出的。我是此音乐的欣赏者，但不懂。”[34]

无锡之行不仅极大地开阔了爱希汉姆的音乐视野，也完全扭转了爱希汉姆对中国音乐的看法。在一封写给朋友的信中，他提到十番锣鼓节奏型态的复杂多变，“和中国音乐的分解节奏的效果相比，即使是最狂野无羁的爵士乐听起来也会像四平八稳的四分之四拍”[35]。由于有了对比，他开始抱怨西方作曲“僵硬而古旧的模式”对他创作力的束缚，声称他已无法再用此方式创作。无锡领略到的锣鼓乐“节奏之变化”“乐调之内容”也使他开始思考中西音乐互补的问题。他甚至预言东方的音乐表现方法“将会使我们的音乐在表现上更自由、更灵活”[36]，“在节奏上更有发挥空间、在线性上和比例上更有微妙感的东方音乐足以改善和丰富欧洲音乐的未来”[37]。

数次中国之旅也将爱希汉姆变成了中国音乐在美国的积极倡导者。他不仅举办讲座介绍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音乐，还把他在中国收集到的素材和乐器都用到了他的创作中。如他1920年完成的钢琴曲《东方速写》中就有《中国速写》一节。次年，爱希汉姆自己根据《东方速写》乐章改配的室内乐《东方印象》中也加进了《北京夜景印象》一乐章。[38]1922年，爱希汉姆将此室内乐改编为大型交响乐谱后，其中又加用了14种东方乐器。此作品由著名指挥家里奥波德·斯托寇夫斯基（Leopold Stokowski, 1882—1977）指挥的费城交响乐团在1922年首演。阿尔弗莱德·赫茨（Alfred Hertz, 1872—1942）指挥的旧金山交响乐团也演奏过此曲。爱希汉姆后来还创作了一些中国题材的舞台剧，如1924年创作的芭蕾舞《中国传奇》（又名《对手》The Rivals）。此剧曾被芝加哥艺术联盟（Chicago Allied Arts）、芝加哥鲍姆芭蕾舞团（Bolm Ballet Co.）、布宜诺斯艾利斯乐团、纽约市当代作曲家联合会（League of Composers, New York City）搬上舞台。《中国传奇》的大型交响乐版也曾由指挥家谢尔盖·库谢维茨基（Serge Koussevitzky, 1874—1951）指挥的波士顿交响乐团、亨利·韦尔布吕根（Henri Verbrugghen, 1873—1934）指挥的明尼苏达交响乐团、哈罗德·汉森（Howard Hanson, 1896—1981）指挥的罗切斯特交响乐团和赫茨指挥的旧金山交响乐团在美国和法国等地巡回演奏。[39]爱希汉姆1926年为李白诗《月下独酌》配曲，1935年，他还创作过包括《与李白别》在内的钢琴和人声曲数首。

亨利·爱希汉姆对中国传统锣鼓音乐无保留的赞美对杨荫浏产生了重大和深远的影响。爱氏离开无锡时曾“谆谆”告诫杨荫浏“以研究锣鼓，公之世界相勖勉”，这番话直接引发了杨荫浏对锣鼓的重视。后来杨荫浏不仅编订《大套锣鼓谱》（阚献之收集，朱勤甫正音），还与曹安和合著有手抄本《锣鼓谱》一集，并在1954年和1980年分别出版了《苏南十番鼓曲》和《十番锣鼓》。在《锣鼓谱》的《引言》中杨荫浏自己也坦承：“著者对于锣鼓，最

初发生兴趣，爱氏实启之。”[40]

三、费佩德（Robert Ferris Fitch，1873—1954）

以上提到，1929 年，经老师郝路义的引荐，杨荫浏被基督教圣公会聘用，赴南京和杭州做六教会联合赞美诗的编纂工作。从 1929 年到 1941 年的 12 年间，杨荫浏除与郝路义、刘廷芳和任音乐主编的范天祥等密切合作外，与出生在中国、曾任之江大学校长的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之子罗伯特·弗瑞思·费池（中文名费佩德，见图 5）也有过愉快且富有成果的合作。

费佩德 1873 年出生在上海，父亲费启鸿（George F. Fitch，1845—1929）是 1870 年来华的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在上海、苏州和宁波生活了五十多年、曾主编《教务杂志》的费启鸿也曾就基督教圣歌问题发表过文章。[41]费佩德大约 1890 年回美国读书，在俄亥俄州的伍斯特学院读本科，后到西部神学院读了四年神学。费佩德在美国时曾一度想放弃传教，去当一名职业小提琴手。[42]1898 年费佩德从美国到宁波后，出任美国北长老会在当地一个中学的校长。1908 年费佩德从宁波调到了杭州的育英书院任教。1922 年到 1928 年他出任之江大学校长。费佩德虽以爱好摄影闻名（特别是他拍摄的大量杭州老照片），[43]但他也有过教授音乐的经历。在任之江大学校长之前，他曾担任过物理、英文和音乐老师。[44]1931 年，国民政府的教育部为了收回教育权，下令在华外国人不得担任大学校长，他改任副校长。直到 1945 年离开中国。抗日战争期间，受日军关押。1954 年在美国加利福尼亚的家中去世。

杨荫浏与费佩德的合作始自 20 世纪 30 年代初。1931 年 9 月，由在中国基督教“六公会”组成的“联合圣歌编辑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杨荫浏被选为总干事，负责赞美诗的歌词翻译与音乐编配工作，费佩德则任编委会主席。对于包括费佩德在内的联合圣歌编委会同仁，杨荫浏是充满敬意的，用他自己的话说：“会员数十人皆教会中一时俊彦：有的对于圣歌的历史背景，有特殊的认识；有的对于圣歌的沿革发展，有清楚的观察；有的对于神学研究，有深刻的参透；有的对于中文诗词，有高深的修养；有点对于现代文学，有相当的地位。”[45]费佩德对杨荫浏的诗词歌赋能力、音乐才能及忘我的工作态度也极为钦佩，在发表在《教务杂志》上的几篇有关《普天颂赞》的文章中，他总不忘再三提到杨荫浏的特殊贡献。[46]

杨荫浏与费佩德除了互相敬佩彼此的工作能力外，由于工作的关系，还一起就圣歌的创作著文并译介圣歌参考书。1934 年，费佩德与杨荫浏合著的《中国信徒对于配合圣歌音乐上的主张》和《中国信徒对于选择圣歌的文字观》刊登在刘廷芳主编、燕京大学神学院所办的刊物《真理与生命》第八卷第一期上。同时，该文的英文稿也发表在《教务杂志》1934 年 5 月号上。[47]1936 年，为了帮助教友更好地理解圣歌的历史及发展状况，杨荫浏与费佩德合译了《基督教的圣歌略史》，刊载在《真理与生命》1936 年第十卷第三期上。同时，为了提高信众的圣乐欣赏水平，杨荫浏与费佩德还将英国圣公会传教士铁逊坚（W. R. O. Taylor）编著的《圣乐的欣赏》翻译成中文，分期刊载在《真理与生命》1936 年第十卷第五期和第七期上。此外，杨荫浏与费佩德还选译有《圣歌故事》两篇，

也分期刊载在《真理与生命》上。[48]

杨荫浏与费佩德合作的另一个注重点是基督教文献的介绍和基督教来华教士传记的翻译。1933 年 1 月，费佩德与杨荫浏合作编选了《新旧约辑要》，在上海由开明书店出版。1935 年 3 月，费佩德与杨荫浏将厦门美国归正教传教士清洁理（Katharine R. Green）著的《马礼逊小传》翻译成中文，在上海由广学会首版（见图 6）。[49]同年，他和费佩德还合译了英国人德洛勃立治（C. L. Drawbridge）编著的《科学家的宗教观》（*The Religion of Scientists: Being Recent Opinions Expressed by Two Hundred Fellows of the Royal Society on the Subject of Religion and Theology*），也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1936 年，费佩德和杨荫浏又合译了亚巧·沃莱思（Archer Wallace）著的《使我们丰富的贫人》（*Poor Men Who Made Us Rich*），由上海广学会出版。[50]杨荫浏与费佩德的译述活动不仅大大拓宽了杨荫浏的眼界，也为他日后的求学产生了相当的影响。杨荫浏自己在去世前还不忘和工作人员提及这一时期翻译的《决断性》一书，“这本书对我一生一世求学做人影响很大”[51]。

四、葛星丽（Stella Marie Graves, 1895—1968）

1980 年 10 月 28 日，杨荫浏在与张韶和余少华的一次访谈中提到他曾经收集过琴曲，在他记写的六本中：

有一本是中英文对照的，大概都是南京教古琴的王燕卿的谱，这个本子里，单调子比较多，曲子比较短小。曾有外国人看中里面的英文，这些英文是我翻译的，将古诗译成不押韵的自由诗。四十年代，金陵女子大学音乐系主任格莱乌丝（译音）拿去一本油印本，燕京大学文学系一位教英文的女教师还将这个本子作为英文系学生的英文阅读课本。[52]

这里提到的格莱乌丝就是在金陵女大任教长达十四年之久的美国传教士葛星丽（见图 7）。

葛星丽 1895 年 2 月 12 日出生在美国密执安州的战溪市（Battle Creek），父亲是音乐教师，母亲是虔诚的基督教徒，曾一度想成为传教士。受父亲影响，葛星丽从小就喜欢音乐。受母亲的虔诚信仰的熏陶（不幸的是，她 11 岁时母亲去世），她 1904 年 9 岁时正式入教，成为浸信会教徒。葛星丽虽从小随父亲学音乐，但她直到 17 岁时才随战溪市的一位钢琴老师正式开始认认真真地学习钢琴。1916—1922 年在美国俄亥俄州欧柏林音乐学院读书（黄自 1924—1926 年在欧柏林学院攻读心理学时，曾在此兼修音乐课），主修声乐兼修管风琴和学校音乐，同时在欧柏林学院攻读音乐理论。1921 年获公共学校课程证书，1922 年获欧柏林音乐学院音乐学士、欧柏林学院文学士学位。[53]1928 年至 1930 年在纽约联合神学院圣乐学院攻读硕士学位。[54]

在受美部会派遣来华之前，葛星丽已有在海内外教授音乐的经验。如她已有在美国私下教钢琴、在公立学校教授音乐和在教堂指导唱诗班的履历。她还响应美国“学生海外自愿传教运动”的呼吁，在日本学习工作过六年，包括 1924—1927 年在神户女学院（今神户女学院大学的前身）音乐系教授和声、对位、公共学校音乐教育、钢琴、管风琴、声乐及合唱歌。到中国后，她先是在美国美部会于 1853 年始创的福州文山女子学院音乐系教授钢琴、声乐和合唱课。[55]1933 年，经金陵女校毕业生的推荐，她在上海圣玛丽女校教授钢琴、声乐以及和声课，并负责培训学校的

合唱队。1934 年夏天，她应邀到金陵女大音乐系任教。1937 年秋季，她利用回美国休假的机会到巴黎进修音乐。但听到日军侵入南京的消息后，她主动向差会请求回到南京，表示自己会日语，可以帮助金陵女大与日军周旋。从 1938 年 1 月返华到 1948 年回美，她一直在金陵女子大学教授音乐。[56]除了在课堂上教授西方音乐外，为丰富学生们的业余生活，她还创作过一些歌舞作品。[57]葛星丽对中国民间音乐也颇有兴趣。她曾为部分中国船工歌曲填词配乐，以上提到的歌曲集《闽江船歌》就是一例。

葛星丽和杨荫浏的合作是在 20 世纪 30 年代末。1939 年，由葛星丽和费佩德选编，杨荫浏译述的《教会周年颂神歌咏》（见图 8、9）在上海由广学会出版，此歌集初版含 141 页，1940 年再版后，重印至少 5 次，之后又在香港再版多次。

关于《教会周年颂神歌咏》的起源及葛星丽所做的具体工作，费佩德在该歌集初版的“序言”里写道：

几年以前，我曾思依了 [原文如此] 教会周年编订一本颂神歌咏，兼及各种特殊节期，使各教堂歌咏班应用之后，能觉得他有一定的音乐程序，而其中所含音乐，为社会与各种时机之用。

这意思最初曾和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葛星丽小姐谈起。葛小姐是一位学识和经验两方面都很丰富的音乐家。她听见这意思便很愿意效劳担任本书编选的工作。她为了这事，曾化去很多的工夫，并且在一九三四年底，她曾特地到我家里来，商议一切。但在另一方面，我们都与编订《普天颂赞》的六公会攸关，又有机会得与基督教几个主要文化机构的音乐代表同工，会同选编。……从音乐的选择方法，颇足见葛星丽小姐很好的鉴别力，书中的材料，都是高尚的作品，前所未用，而又极适合中国民族的。

费佩德提到杨荫浏的工作时，还特意提及他发明的新的排谱方法：

杨荫浏先生翻译本书全部的歌词。他和我在一起，费了许久时间，对于全部材料，从文字评判的立场，以及音乐节奏的配合上，逐一详细审核考虑，冀使本书成为尽善尽美的歌本。这种工作室杨先生所擅长，原是大家所知道不必介绍的。杨先生又因节省时间与费用起见，发明一种贴音乐谱稿的新方法，以代替排版，其法简单而捷速，音乐符号的整齐，既与排印无异，在经济上又甚节省；且不难有了解音乐的人，自己排贴，不必假手工人，因此又可省教改之烦。此法由石文献君实行而成功。各种的音符和符号，均由特制的铜板印成单张，一个个小心剪下，分门别类的安放在纸匣之中，贴时以针刺起，贴于一定之地位上；所谓一定之地位，是依音符时间的久暂，行间之紧宽，以及四声和伴奏谱须画一直线等等条件预先决定，务使弹琴与歌唱者，都能一目瞭然。这排贴的一点，在预备音乐谱稿的历史上，也可以说是独出心裁的。歌词也是预先印好，照样的剪了，贴在准确的地位上的。

葛星丽与杨荫浏真正的合作虽然比较短暂，但她对杨荫浏也是充满了感激之情。1946 年，葛星丽根据福建协和大学英文教授马尔卡姆·法雷（Malcolm F. Farley, 1896—1941）所采集的闽江船工号子曲调改编创作的《闽江船歌》在纽约出版时，在该歌集的“前言”中，她特意提到杨荫浏对她的帮助。[58]

五、杨宪益（1915—2009）

杨荫浏与翻译家杨宪益的交往，始于20 世纪 40 年代初。1941 年 9 月，杨

荫浏应邀出任青木关“国立音乐院”教授，教音乐史、国乐概论、昆曲，兼国乐研究室主任，1944年又兼任北碚礼乐馆编纂及乐典组主任。1943年秋，杨宪益接受了国民党参政委员会委员、学者兼诗人卢前（卢冀野，1905—1951）的推荐，在另一对等机构国立编译馆任职。1943年底，他携妻子戴乃迭也搬到了重庆北碚。巧的是：[59]

乃迭和我到那里后，梁［实秋］教授和胖诗人卢前就安排我俩住在附近一所礼乐馆的宿舍里，卢前是该馆的顾问。那所名字奇特的机构规模比我们的编译馆还要小。它的任务是为国民政府的官方典礼或纪念活动制订正式的礼仪和音乐。实际上这个听起来有点儒家气息的礼乐馆没有什么真正的工作可做。当时设立许多类似这样的机构的真正目的是为了安置为躲避日本侵略逃往内地的流亡知识分子。我们和两位杨姓［杨仲子、杨荫浏］的资深音乐学家住在同一座宿舍里。于是我们的宿舍就被人们称为“三杨楼”。[60]

杨荫浏任职“国立音乐院”时的学生孟文涛在谈到杨荫浏“学贯中西”学术的根源时，曾提到杨宪益对杨荫浏可能的影响。他说：“杨先生对‘西学’知识的涉猎，还有另一特点，即多数是来源于‘原著’。这当然和他外文的根底深有关；并且‘信息’来得快，这一点，又可能和他的好友杨宪益先生有关。”[61]事实上，从杨宪益后来的回忆中可以看出，杨荫浏对杨宪益的影响似乎更大一些。在杨荫浏、杨仲子和卢冀野等的鼓励下，杨宪益寓居重庆期间写了不少文史考证性的文章，其中与音乐有关的就有数篇，杨宪益自己提到：

我开始写这类笔记［文史考证］是在抗日战争期间，当时寄居在重庆北碚，在国立编辑馆做英译《资治通鉴》工作，同卢冀野、杨荫浏、杨仲子等朋友来往很熟。在他们几位的鼓励下，写过一些文史考证文章，寄给上海的《新中华》杂志发表。在一九四七年把其中的二十几篇编成一个集子，卢冀野兄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做《零墨新笺》，编入“新中华丛书”，只发行了一版。后来在解放战争期间，又陆续写过一些笔记。一九四九年南京解放后，又把这些后写的稿子编成一集，自己出钱印了一百本，起名叫《零墨续笺》，分送一些朋友。后来就没有这种闲情去写这些东西了。[62]

杨宪益后来在回忆录中又特别提到杨荫浏对他的直接影响：

杨荫浏将近六十岁，是中央音乐学院教授，不但精通音乐理论，而且中、西乐器都擅长。当时他正在编著一部中国音乐史。尽管我不懂中国古代音乐，但我常和他谈论这一话题。他对中国古代音乐史的热情激起了我更多地学习这方面知识的兴趣，于是在1943至1945年间，我写成六七篇关于唐代音乐的专题短论文，并得到他极大的鼓励。[63]

杨宪益在重庆北碚期间所写成的这些“唐代音乐的专题短论文”，现在还可以查到的有：《李白与〈菩萨蛮〉》《〈柘枝舞〉的来源》《关于苏祇婆身世的一个假设》《康昆仑与段善本》《秦王〈破阵乐〉的来源》《唐代乐人关于共振现象的知识》《民间保存的唐〈西凉伎〉》《〈逸周书·周祝篇、太子晋篇〉和〈荀子·成相篇〉》《〈穆天子传〉的作成时代及其作者》。在《康昆仑与摩尼教》一文的“补记”中，杨宪益特别提到杨荫浏为他提供的信息：

杨荫浏兄告诉我，现在无锡还有每年一度的僧道斗乐大会，实际也就是盂兰会，不过当地叫作恤孤会。大会时期是每年阴历七月。与赛的人一方面是当地的和尚，一方面是当地的道士，各用琵琶、三弦、笛子等乐器演奏。和尚的技艺大都高明得多，常常得胜。观众每达数千人。恐怕唐代康昆仑与段善本的斗乐就是同样的事。[64]

小　结

学界谈到杨荫浏的求学历程时，一般都会提到颖泉、阿炳、阚献之、朱勤甫、邬峻峰、王云坡、吴畹卿、郝路义、杨宪益等对杨荫浏中西音乐技能及修养的影响。但从以上所举的事例同样可以看出，杨荫浏不但受其中外师友的影响，他也不同程度地影响了他们。他与郝路义、费佩德、杨宪益、葛星丽的互动就充分显明了他们之间相互影响的互惠性。

注释

①她认为："除天赋之外，作为音乐学家的杨荫浏由很多因素一步步逐渐造就，非但不是神童，而且在他30岁之时都还不一定能走上音乐学家的道路"，因而"对杨荫浏早期交往朋友的研究，有助于把握其学术思想形成和发展的脉络"。周颐：《"赤子心怀有隐曲"——杨荫浏学术史事抉微》，中国艺术研究院硕士论文，2008年，第3、37页。

②张振涛：《杨荫浏与四大知识群体》，载《音乐研究》2015年第2期，第6页。

③杨周怀：《杨荫浏先生在中国基督教赞美诗的翻译、编曲、作曲及作词方面所作的贡献》，载《中国音乐学》1999年第4期，第40-41页。

④乔建中：《杨先生的音乐之路》，载《中国音乐学》1999年第4期，第6-8页；周颐：《"赤子心怀有隐曲"——杨荫浏学术史事抉微》，第23页。

⑤张充和口述，孙康宜：《曲人鸿爪——张充和曲人本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

⑥周颐：《"赤子心怀有隐曲"——杨荫浏学术史事抉微》，第27页。

⑦田青：《杨荫浏与中国宗教音乐》，载《音乐研究》2000年第1期，第65-68页；Peter Micic, "Gathering a Nation's Music: A Life of Yang Yinliu (1899—1984)". In *Lives in Chinese Music* edited by Helen Rees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09), pp. 91-116；宫宏宇：《杨荫浏的传教士老师——郝路义其人、其事考》，载《中国音乐学》2011年第1期；杨周怀：《杨荫浏先生在中国基督教赞美诗的翻译、编曲、作曲及作词方面所作的贡献》，载《中国音乐学》1999年第4期。另见钟思第（Stephen Jones）近期（2017年2月26日）博文："A tribute to Yang Yinliu", https://stephenjones.blog/2017/02/26/a-tribute-to-yang-yinliu/. Accessed 2017-05-26。

⑧乔建中：《杨先生的音乐之路》，第8页。

⑨张振涛：《杨荫浏与四大知识群体》，载《音乐研究》2015年第2期，第8页。

⑩周颐：《"赤子心怀有隐曲"——杨荫浏学术史事抉微》，第15、37页。

⑪杨荫浏：《西方民族音乐观》，载《中国音乐学》2004年第4期，第118页。

⑫杨荫浏：《西方民族音乐观》，第118页。

⑬郝路义之前的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如杜嘉德（Carstairs Douglas）、狄就烈（Julia B. Mateer）、李提摩太夫妇（Mr and Mrs Timothy Richard）、苏慧廉（William Edward Soothill）、库寿龄夫人（Mrs Couling）等都曾通过利用中国民间记谱法、中国民歌、小调或中国通用的音阶形式尝试着将基督教音乐中国化，但采用中国文人诗歌唱诵音乐来创造新的基督教圣乐，郝路义是第一人。

⑭钱仁康：《我所知道的杨荫浏先生》，载《音乐艺术》2007年第4期，第54页。

⑮裘昌年（字岐伯、公岐，号让翁、岸桥道人），无锡书法家，浙江乍浦海防府知府裘蕴山之长子，我国最早的女报人裘毓芳之兄，著名植物病理学家裘维蕃之父。

⑯关于郝路义和裘昌年创作的新素歌，本人在《杨荫浏的传教士老师——郝路义其人、其事考》一文中（载《中国音乐学》2011年第1期）有更详细的叙述。

⑰Louise Strong Hammond, "A New Plain Song", *The Chinese Recorder* 51.3 (1920): 179-184.

⑱Louise Strong Hammond, "The Tunes of Chinese Poetry", in *Yearbook of Oriental Art and Culture 1924—1925*, edited by Arthur Waley (London: E. Benn, 1925), pp. 114-129.

⑲Louise Strong Hammond, *Plum Blossoms: A Three-Movement Suite. An Old Chinese Melody Arranged for the Pianoforte* (Shanghai: Commercial Press, 1925). 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编：《中国音乐书谱志》，人民音乐出

版社，1981 年，第 126 页。中国艺术院音乐研究所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和广东省中山图书馆现存有钢琴谱和此谱 1927 年 1 月的再版本。

⑳钱仁康：《我所知道的杨荫浏先生》，第 55 页。

㉑郝路义从小家境优裕，不仅在美国本土接受过很好的教育，随家人漫游欧洲时，在瑞士、法、德等国也上过学，回美后又进入纽约著名的私立学校——瓦萨学院（Vassar College），1909 年毕业。因上学期间成绩一贯优异，获特殊荣誉奖。郝路义的写作能力尤其突出，上大学时就在校刊上发表过文章。Louise Strong Hammond, "The American Colony in Paris", *The Vassar Miscellany* 38.9 (June 1909) : 532-533; "Differentiation of Spices", *The Vassar Miscellany* 38.7 (April 1909) : 370-375.

㉒尤妮斯·哈蒙德（婚后随夫姓娣简丝，也有人译作狄任斯）是美国著名的意象主义诗人和作家，她写过游记和儿童故事，有自传《世界与我擦肩过》、诗集《中国侧影》等著作存世。尤妮斯与深受中国诗词影响的欧美诗人庞德（Ezra Pound, 1885—1972）、蒙罗（Harriet Monroe, 1860—1936）、洛威尔（Amy Lowell, 1874—1925）等交往甚密，与叶慈（William B. Yeats, 1865—1939）、艾略特（T. S. Eliot, 1888-1965）等也有接触。她还直接影响过我国诗人闻一多。闻一多在其书信中曾提到 1922 年 12 月 1 日会见娣简丝时，"伊教我在多译几首，同伊酌了字句，伊当送给 Harriet Monroe [蒙罗] 选登《Poetry》"。转引自卢惠余《闻一多与美国意象派研究中几个问题的辩证》，载《河南社会科学》第 17 卷第 5 期（2009 年）。关于娣简丝，可参见赵毅衡：《狄任斯：无偏见的傲慢》收入《彼岸的诱惑——中西文化交流人物》，知识出版社，2003 年，第 143-144 页。

㉓*The Chinese Recorder 53* (May 1922) : 347, 716; Poetry 22. 6 (1923) : 334-337.

㉔Stella Marie Graves, "Music Education in China", *Music Educators Journal* 33. 1 (1946) : 26.

㉕Lee Pao Chen, *Song of Fighting China* (New York: Chinese News Service, 1943) .

㉖Stella Marie Graves and Malcolm F. Farley, *Min River Boat Songs* (New York: John Day, 1946) .

㉗钱仁康：《我所知道的杨荫浏先生》，载《音乐艺术》2007 年第 4 期，第 54 页。

㉘以上引言均来自王神荫：《中国赞美诗发展概述》（下），载《基督教丛刊》第 27 期（1950 年），第 66-67 页。另参见 G.F.S. Gray,Anglicans in China. *A History of the ZhonghuaShenggong Hui* (Chung Hua Sheng Kung Huei) (The Episcopal China Mission History Project, 1996) , p.43.

㉙爱希汉姆 1870 年 1 月 3 日出生于芝加哥，毕业于芝加哥音乐学院，曾任波士顿交响乐团小提琴手长达 21 年之久。1906 年即有钢琴音诗《佛土掠影》问世。1912 年，42 岁的爱希汉姆为专心作曲和旅游从波士顿交响乐团提前退休。之后从 1915 年一直至 1937 年，他共有过五次远东之旅，收集了大量的乐器，拍摄录无数张音乐表演者的照片，并为两千多首乐曲记了谱。爱希汉姆最初感兴趣的是日本音乐，1928 年曾拜著名音乐学家田边尚雄（1883—1984）为师。关于爱希汉姆的音乐创作，美国音乐学家已有研究，可参见 W. Anthony Sheppard, "Continuity in Composing the American Cross-Cultural: Eichheim, Cowell, and Japan",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usicological Society* 61. 3 (2008) : 470.

㉚杨荫浏回忆文中所说"民国十年（1921 年）之秋"似乎有误，因为爱希汉姆第二次东亚之旅是 1918—1920 年。他 1920 年年底已回到美国，并于 1920 年 12 月 4 日与夫人一起为纽约的日本学会会员举办了题目为"日本和中国音乐印象"的讲座和演奏会。详见 1920 年 12 月 5 日《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关于爱氏讲座及演奏会的报道。

㉛以上引文来自杨荫浏与曹安和 1940 合编手抄本《锣鼓谱》的《引言》，转引自乔建中：《杨荫浏与十番锣鼓的一段旧缘》，载《音乐研究》2004 年第 1 期，第 6 页。

㉜Yang Yinliu, "A Bewildered Western Musician," Chinese Music 7.1 (1984) : 4. Micic, "Gathering a Nation's Music: A Life of Yang Yinliu (1899—1984)", p. 96.

㉝杨荫浏与曹安和：《锣鼓谱》的《引言》，转引自乔建中：《杨荫浏与十番锣鼓的一段旧缘》，第 6 页。

㉞Yang Yinliu, "A Bewildered Western Musician," p. 4. Micic, "Gathering a Nation's Music", p. 96.

㉟Sheppard, "Continuity in Composing the American Cross-Cultural: Eichheim, Cowell, and Japan", p. 474.

㊱Dolores M. Hsu, *The Henry Eichheim Collection of Oriental Instruments: A Western Musician Discovers a New World of Sound* (Santa Barbara, CA: University Art Museum, 1984) , p. 16.

㊲Hsu, The Henry Eichheim Collection of Oriental Instruments, p. 20. Sheppard, "Continuity in Composing the American Cross-Cultural", p. 474.

㊳Sheppard, "Continuity in Composing the American Cross-Cultural", p. 475. 关于爱希汉姆《东方印象》的乐评，可参见 Mina Yang, "Orientalism and the Music of Asian Immigrant Communities in California, 1924 -1945", *American Music* 19. 4 (2001) : 408.

㊴Claire Reis, *American Composers: A Record of Works Written between 1912—1932* (The United States Sec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Contemporary Music, 1932）, p. 43.

㊵乔建中：《杨荫浏与十番锣鼓的一段旧缘》。关于爱希汉姆的生平及与中国音乐，笔者在《上世纪 20、30 年代部分来华西人与中国音乐》（载《天津音乐学院学报》2011 年第 1 期）一文中有详细的讨论。

㊶见 G. F. Fitch, "Hymns and Hymn Books for the Chinese", *The Chinese Recorder* 26 （1895）：466–470。

㊷林之：《之江大学前传——费佩德与之江大学》，载《杭州日报》2011 年 12 月 1 日。

㊸关于费佩德与他的摄影，见沈弘、罗伊·休厄尔：《天堂记忆：美国传教士费佩德清末民初拍摄的杭州西湖老照片》，山东人民出版社，2011 年。

㊹ Clarence Burton Day, *Hangchow University* （New York: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Colleges in China, 1955）, p. 158.

㊺杨荫浏：《圣歌探讨之初步》，载《真理与生命》1934 年第 8 卷第 1 期。

㊻Robert F. Fitch, "An Outburst of Song in China", *The Chinese Recorder* 66.9 （1935）：545; "An Epoch in Church Life", *The Chinese Recorder* 66.12 （1935）：768.

㊼Ernest Y. Y. Yang and Robert F. Fitch, "Divergent Opinions on Chinese Hymnology", *The Chinese Recorder* 65. 5 （1934）：293–300.

㊽林苗：《中国新教赞美诗集〈普天颂赞〉之研究》，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论文，2009 年，第 136–137 页。

㊾ [美] 清洁理（Miss Katharine R. Green）著，费佩德、杨荫浏译述：《马礼逊小传》（官话版）（上海：广学会 1934 年铅印本，1935 重印、1940 再版、1946 三版、1948 年四版）。此书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均有藏本。

㊿ Archer Wallace, *Poor Men Who Made Us Rich* (Toronto: Ryerson Press, 1933）.

51杨荫浏：《音乐史问题漫谈》，转引自周颐：《"赤子心怀有隐曲"——杨荫浏学术史事抉微》，第 23 页。参见华蔚芳：《杨荫浏年表（初稿）》，载《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84 年第 3 期，第 39 页。

52刘再生：《杨荫浏关于音乐问题的一次谈话》，载《音乐研究》2003 年第 3 期，第 24–29 页。

53以上资料来自保存在欧柏林学院档案馆的葛星丽档案通讯录："Life sketch" （n. d.）, "Application for missionary appointment" （April 22, 1922） in Stellar Graves' files housed in Oberlin College Archives. www.oberlin.edu/archive/holdings/indices/King/index_g.html

54葛星丽的毕业论文为圣曲"I Seek with Joy"，此曲后来通过老师的推荐，由 H. W. Gray and Co. 出版社 1931 年出版。*Catalog of Copyright Entries: Musical Compositions*, Part 3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31）, p. 1832.

55文山女子中学是由美国美部会于 1853 年在福州创办的教会中学。是继开办宁波女中之后，美国教会在中国的第二所女子中学，也是基督教会在福州设立的最早的女子学校。

56 Minnie Vautrin, edited by Suping Lu, *Terror in Minnie Vautrin's Nanjing: Diaries and Correspondence, 1937—1938* （Urbana a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08）, p. 250.

57以上信息皆取自保存在欧柏林学院档案馆的葛星丽通讯录："Life sketch" （n. d.）, "Application for missionary appointment" （April 22, 1922） in Stellar Graves' files housed in Oberlin College Archives.

58 Stella Marie Graves, "Forwards", in Stella Marie Graves and Malcolm F. Farley, *Min River Boat Songs* （New York: John Day, 1946）.

59杨宪益：《漏船载酒忆当年》，薛鸿时译，北京十月出版社，2001 年，第 124–126 页。

60杨宪益：《漏船载酒忆当年》，薛鸿时译，第 126 页。

61孟文涛：《关于杨荫浏先生专及"西方音乐"的佚文》，载《中国音乐学》2004 年第 4 期，第 120–121 页。

62杨宪益：《译余偶拾》，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 年，自序，第 1 页。

63杨宪益：《漏船载酒忆当年》，薛鸿时译，第 126–127 页。

64杨宪益：《译余偶拾》，第 42 页。

作者简介　宫宏宇，先后在武汉音乐学院、维多利亚大学、奥克兰大学攻读民族音乐学、汉学、翻译学硕士、博士学位。现在新西兰国立尤尼坦理工学院任教，兼任英文《新西兰亚洲研究学刊》书评编辑。研究领域包括：传教士与中西音乐交流、西方文献中的中国音乐、中国音乐在海外、音乐文献翻译等。

（责任编辑：赵培波）